



■安義古村群景。
本報記者王道 攝

江西安義：千年村群古韻猶存



江西省安義千年古村群，位於南昌北郊、梅嶺西麓。羅田、水南、京台，呈「品」字形，微妙地連成了安義古村群落。三個村，各自僅相距500米之遙，由長壽大道、祈福古道和豐祿大道(又稱「福祿壽三星道」)相連通。而這一切，只因贛文化在這裡生根、發芽、成長……

■本報記者 王道、黃慧 江西報道

「士大夫第」歷經十七代



■「士大夫第」院牆上的官帽圖。
本報記者王道 攝

雷肇雄說，黃秀文的發跡帶動了當地的經濟發展。因本分經商，羅田村的黃秀文最終富甲一方。後來，黃秀文衣錦還鄉，用錢捐官，遂將自己的大宅命名為「士大夫第」。

「士大夫第」於乾隆年間建造，耗時38年，分三重進，有四堂室。有意思的是，一處院牆上，一幅巨大的官帽圖赫然其中，中間雕有小門，旁邊繪有鯉魚，寄希望子孫「鯉魚躍龍門」。

宅院曾有36對廂房、108處起居室、48座天井。記者看到，即便在最偏僻處的壓水井旁，也有一處天井。廳堂的天井下方，四水歸一，連地漏都被做成了古錢幣形。楊婆婆說，自己在這裡生活了70多年，從來沒有見到地下水道淤塞過。楊婆婆是古屋主人之一，黃秀文的第十七代孫媳。記者開玩笑：「你們家那不是有好多錢？你婆婆有沒有給你古董呢？」老人笑着表示哪有，估計地底下可能會有些東西。記者下次他給老人帶個探測儀過來。她大笑說好，就怕探測不到。

京台古戲台 昔日鑼鼓齊鳴

時代變遷

雷肇雄回憶道，他以前常在京台村的古戲台上看採茶戲。古戲台始建於清乾隆十年秋，佔地86平米，坐南朝北。1982年，他就在古戲台上放映電影。再後來，連電影也沒人看了。雷肇雄稱之為「時代的發展」。

秋日陽光下，戲台前的空地上，棵棵梧桐的葉子已經變黃，顏色的明朗和戲台的古樸形成了強烈對比。古戲台兩側簷刻有栩栩如生的鳳凰和麋鹿，意為「俸祿」，希望子孫後代能吃公糧。後台牆壁上有歪歪扭扭的墨跡，有戲班的名字，還有演出節目單。

胡奕實稱，江西高安和南昌的戲班子以前經常來這裡表演。他還說原來戲子一上台，鑼鼓齊鳴，樑上的龍頭都會震動，產生共鳴。可惜全都沒了，傳統的東西失去了，很難恢復。



■京台村的古戲台始建於清乾隆十年秋，這裡曾經熱鬧非凡。
本報記者王道 攝

閩秀樓 拋繡球定終身

矢志不渝

水南村餘慶堂的後堂是一座迴廊環抱的閩秀樓。閩秀樓由堂樓和廊樓組合而成，以木板裝修，從天花板到枋上，都刻有精美圖案。當人在二樓的迴廊上走動向下俯視時，樓下天井的一切盡收眼底，而站在天井仰望樓上迴廊時，卻什麼也看不到。此外，閩秀樓的牆壁上還開開了兩個小窗戶，便於觀看外界。

據說，當年閩秀樓這位小姐千嬌百媚、才貌雙全，不肯聽從父母之命，用拋繡球的方式定終身。雷肇雄說，他自己也沒有見過拋繡球。他聽老一輩人說，每逢村裡面的姑娘要拋繡球時，「紅業大人」(媒人)就會召集附近村子裡的後生來搶繡球。就是靠紅業大人，雷肇雄才娶到京台村的姑娘。



■閩秀樓的小姐曾在這裡用拋繡球的方式定終身。
本報記者王道 攝

一碗拌粉 開始一天



■吳傳平夫婦正在把做好的米粉擺到竹子架上晾曬。
本報記者王道 攝

傳統美食

安義很多人的早晨都從一碗拌米粉開始的。安義米粉色澤潔白，柔滑爽滑，風味獨特，可煮、可炒、可拌。凌晨3點，吳傳平夫婦就要開始新的一天，要趕做130斤米粉。對於這門祖傳手藝，他笑指兒子也會做米粉。但是因去外地打工，就隨兒子了。他邊漂洗米粉，邊對指他們家做米粉的榨架，都用了幾百年。

安義米粉選用當地稻米，經過浸、濾、煮、榨、曬等一系列手工製作。由於下午做出來的濕米粉不易曬乾，吳傳平夫婦忙到上午十一點才能停下來。一口裝滿沸水的鍋，上端架了榨架，在醞釀美味

的新生。安義街上的吳場禮，從事手工製作米粉40多年。運用力矩原理，吳場禮踩動榨架，將米坯從帶有孔的圓筒中，擠壓成約1.5米長的一根根米粉。米粉在沸水中待幾十秒被撈出，再被置於井水中漂洗兩遍。吳場禮的妻子迅速抓起一把米粉，放入湯碗中。顧客只需根據自己的喜好，加料調味道。

一小孩端起一碗米粉，用勺子加了一些辣椒醬、湯汁、花生米、蘿蔔乾，用筷子拌勻。而旁邊一位老人也吃得也不亦樂乎，不到一分鐘，就消滅了一碗拌粉。



■被稱為古村「活字典」的雷肇雄在自己祖傳的老宅賣酒。
本報記者王道 攝



■胡奕實介紹辦師張勳曾住過的長工房。
本報記者王道 攝



■用麻石鋪成的羅田古道，原長3公里，底下架空為下水道，穿街過巷。
本報記者王道 攝



■紀念劉向的石牌坊，也是京台村劉李兩氏的界限。
本報記者王道 攝

有着1200年歷史的羅田村既是古洪州和贛西北各地的交通要道之一，也是當年香客赴西山朝拜必經之地。一條用麻石鋪成的羅田古道，長400多米(原長3公里)，底下架空，日夜不停地流淌着羅田水，穿街過巷。

小小安義縣 大大羅田黃

安義民謠有云：「小小安義縣，大大羅田黃。」唐廣明年間，鄂州羅田人氏黃克昌，為避兵亂遷涉築村於此，謂之「羅田」，以表思鄉之意。

古街兩側是稀散的小店，有的老店櫃檯和人差不多高，是為了與騎馬人做買賣。「永盛祥」老店的牆上約1.2米處被掏空，恰好可以塞一包煙。那是晚上店家和買主做生意的唯一渠道，類似於現在的「貓眼」。66歲的屋主雷肇雄認為，這世界上應該再也沒有什麼地方能與羅田村相媲美了。

雷肇雄的父親一手打造了永盛祥，從事黃煙生意。他很自豪地表示，南昌、奉新一帶的黃煙都是從永盛祥出去的。他們家當年很有錢，他父親印發的銀票還能在南昌兌錢。他的記憶裡，到他這一輩，羅田古街早已落寞了。他聽老人家說，明末清初，古街商賈雲集，風光一時無兩。

「前街綢緞布匹，後街倉庫棧房，街頭油煙百貨，街尾煙酒磨坊，橫街茶座飯館，街上糧油豬行。」每逢集日，街上摩肩接踵，萬頭攢動。永盛祥現靠出租攝影服裝和賣當地的酒，來延續老店的無言歲月。穿梭在古街巷，踩在麻石道，到處可以看到被人踏車碾磨出的凹跡深槽。而在更樓下面，獨輪車在門檻上碾出了約兩手指寬的車軌。

「來此一遊，終生難忘」

民俗學家用「來此一遊，終生難忘，說不盡古人古跡故事」，來讚嘆水南村民俗館。水南村村民為羅田黃氏分支後裔，明初洪武七年族祖在此開新基。

除了雷肇雄，陪同記者採訪的安義縣文化館老館長胡奕實是為數不多知曉安義歷史的人之一。據胡奕實

說，1864至1865年，中國近代北洋軍閥張勳在水南村度過了兩年放牛郎時光。水南村的謙益堂左側迴廊，保留着一排低矮的房子。辦師張勳就曾在其中唯一的長工房。胡奕實笑着指，張勳因調戲主人寵婢被打，才落魄到謙益堂做長工，後來到南昌，做了地痞。

張勳年齡雖小，但很機靈，除了放牛，還做一些家務事。每當教書先生黃文九回家後，張勳便主動為他沖好一杯茶。有一次，張勳躺在比自己短一截的板凳上打盹，頭懸空而睡，卻不下垂。黃文九見此十分驚奇，覺得這孩子以後一定會幹大事。此後，黃先生對張勳十分關心，教他讀書。看管民俗館的老人說，張勳任江南提督時，曾兩次寫信給黃文九，第一次是請他出任縣令，第二次則是要給予他經濟支持，均被他婉拒。

京台劉李 漢唐流馨

安義民謠有吟：「京台劉李，清水白米，養出多少黃花閩女，饑煞幾多後生崽崽。」京台村聚居劉李兩姓。劉姓村民為漢劉向後裔，初唐武德元年遷居此地；李氏之祖則於明初洪武年間授封而落戶於此。

有着1400年歷史的京台村村口的門坊上書：「漢唐流馨」，意為劉、李兩姓和睦相處，生活於此幸福繁衍。初秋的下午，陽光暖洋洋，村民聚集在村口下象棋、聊天、玩牌。一位老鄉指兩姓村民向來相處融洽，沒有什麼矛盾。

雷肇雄亦說，劉李兩姓乃至安義古村內的人們之間走動很多，可以互通婚，只要不是同村同姓即可。胡奕實帶領記者去看村裡巷道上的重建於嘉慶年間的石牌坊。這也是兩姓村民界限，左邊是劉氏，右邊為李姓。牌坊頂部由寶頂頂脊，瓦狀面構成，脊的兩邊是石柱和枋、梁連接，構件之間用榫卯結合。匾額上的「續紹中壘」，只為紀念先祖劉向。

胡奕實指江西人即使錢財用不盡，也重視教育，安義也不例外。墨莊是劉氏家族的私塾，還可供全村莊的孩子上學。